

1

穿过一片废墟，茶屋在胡同尽头下了车。

茶屋是个身高 1.90 米、体重 120 公斤的大汉。随海风飘拂过来的细雨，吹落在他那墙壁般的脊背上。

虽然刚过中午，可头上乌云低垂，天色略显昏暗。四周万籁俱寂，雾雨无声地浸润着周围的一切。

眼前是已经歇业的造铁厂，专用铁道线锈迹斑斑，材料场杂草丛生，长得竟有一人多高。

三辆汽车接踵而来，开进这死胡同后，紧靠着茶屋的车子停了下来。

车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一群男子，一声不响地围拢在高大的茶屋周围。这些人全都身着西装，可脚上却穿着胶底轻便运动鞋，两手提着防弹背心和带丙烯树脂面罩的钢盔。

茶屋眺望着材料场对面的仓库及周围的楼房。这一地区虽然与玻璃幕墙大厦鳞次栉比的市中心近在咫尺，却是个无人涉足的荒凉地带：不是丢弃不用的事务所，就是铁将军把门的废工厂。

眼前的仓库只有一个入口，其铁门面对着老远就可一览无余的宽敞停车场。停车场内空无一车。仓库后面是堆积铁屑的废品场，再往后是货物码头。

仓库周围有四座楼房，每座楼上都预先部署了警察，以防仓库里的人外逃。

茶屋使了个眼色，那群男子便一齐套上两手拿着的防弹背心，戴上钢盔，从枪套中抽出配给的手枪，开始检查弹仓。

“不许随意开枪！因为仓库里很可能藏有大量炸药。若碰上流弹引爆，那可就惨不忍睹喽！”

那群男子默默地点了点头。

只有茶屋一人仍然穿着便服，这是因为他找不到合身的钢盔和防弹背心。茶屋挨个看了看周围伙伴的面庞，然后转过脸向仓库走去。进入仓库区域，他们绕过停车场围墙，逼近了建有混凝土台阶建筑物正面。

窗户上钉着木板，正面的铁门也被胶合板掩蔽着。旁边一个像是工作人员出入的小门，同样已被木板封死，但经侦察核实，那纯属伪装，实际上，木板仅是竖靠在门上而已。茶屋拨开了胶合板。他握住把手，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生怕弄出声响来。

仓库里漆黑一片。在眼睛未习惯黑暗之前，他只紧握把手，半开着门一动不动。终于，茶屋向前挪动了脚步，进入仓库中，后面的伙伴紧跟而上。

屋内的空气冷飕飕的，散发着潮湿的酸馊味。一楼空无一物，看不到机床和工具，以及桌椅之类的家具，只有裸露的混凝土地面，以及塑料脱落、因潮气而起皮的墙壁。大楼的一层呈 L 字形，在最里处，有通向二楼的阶梯。

茶屋伸出一只手摸了一下冰冷的墙壁。他紧绷着每一根神经，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终于来到了楼梯下面。他抬头数了数台阶——一共 13 级。

茶屋用手摸着墙壁登上阶梯，而不是扶着扶手。一磴、两磴……他一边数着，一边不动声响地慢慢向上走去。

他在楼梯尽头停住，凝神观望走廊深处。二楼的窗户也从外面钉上了木板，外面的光线进不来，仍旧一片黑暗。尽管如此，他仍看到沿走廊有几个房间。

他弓腰来到最近的房间门口，贴着墙探听里边的动静。

什么声响也没有。

他扭过头，扫视房间的每个角落。

里面没人。

他侧身进入房内，在门口再次核准确实无人后，打开了左手提着的手电筒。这房间大约 5 米见方，高约 3 米。跟在茶屋身后的其他人也悄悄地来到房间里。但见房间深处的左边贴墙摆了张桌子，其实那只是在铁架上放了一张厚胶合板而已，桌子很长，两头抵墙，看样子像是个工作台。

茶屋横穿房间走近桌台。

台面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和材料。

茶屋调转手电筒，照亮了工作台。台面上摆有电阻、电容、没有外壳的无线电话机，各种口径的钢管和塑料管、钢丝、塑胶电缆、不锈钢球、玻璃蒸馏瓶、量杯、加热器、天平秤，以及一些用途不明的小电器。另外，台面边上还有一把弓锯。

当手电筒光照在弓锯的黑钨锯齿上时，身后的男子们发出了一阵嘘声。尽管这声音已控制到最低程度，但却充分流露出了他们的欢快心情。

那是因为，这把弓锯是判明在此工作的人为连续爆炸

案罪犯的铁证。

工作台端甚至还装有小型铁砧、老虎钳、电动砂轮机，正面墙边的铁柜上，排列着贴着标签、装有化学药品的玻璃瓶。拉开抽屉，里边整齐有序地摆着铁钉、螺栓、螺母以及厨房用橡胶手套之类。关抽屉时，茶屋看到焊接时使用的劳保眼镜和放在耐热盘上的焊锡头，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戴着眼镜、卷起袖子埋头制造炸弹的犯人身影。

茶屋他们自确定爆炸案犯人以来，便对其实施了 24 小时不间断监控。时至今日，可以说已对其生活习惯、饮食爱好等等了如指掌。

此人名叫绿川纪尚，是个 33 岁的单身职工。因是资本家的独子，所以一直受年迈却很健壮的母亲宠爱，除此之外，实属一个别无特征的平凡男子。

虽然他是个单身汉，但在路上和邻居见面时却总能主动热情地打招呼。按公司同事的话说，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不爱同人喝酒聊天……什么早退啦，迟到啦，旷工啦，统统与他无缘，是位一本正经、积极工作的好职员。然而，在他道貌岸然的日常生活背后，却工于研制炸弹，制造恐慌，扰乱社会，并以此为乐。

就是他，仅仅为了自己开心，竟夺走了 5 条人命，使几十人终身致残，而后照常一日三餐，照常上班，回到家后观赏电视文艺节目时，竟照常发出朗朗笑声。

一想到此，茶屋不禁怒火中烧，热血沸腾。

茶屋将手电筒光从工作台移向墙壁，发现那里有个小窗户。

窗外没有钉木板，而是窗内挂上了黑窗帘。茶屋将潮湿厚重的窗帘拉开条细缝。一缕光线照射到工作台上，显现出一片杂乱景象。茶屋将脸贴近窗户向外眺望。

窗外一片烟雨，大型起重吊车正将集装箱装到货船上。货物码头右边是绵延的高架高速公路，再往后是高层建筑群。高速公路这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摇摇欲坠的楼房比比皆是，到处可见栅栏围起来的空地。这里没有可称作人行道的道路，随处都是自行车的残骸和玻璃瓶。再往近看则是爱宕川河，如墨的河面没有一丝波纹，毫无生机地缓缓流淌。天空越来越暗淡，大气中散发出鱼虾的腐臭味和废铁堆飘来的铁锈味。

码头那边传来了货船细弱的雾笛声。

凭窗眺望，眼前简直是一幅梦幻光景。

2

一连串的爆炸从耸立于市中心的“七星铁塔中心大厦”的屋顶平台上拉开帷幕。

铁塔中心大厦是总部设在大阪的“七星建设公司”新建的办公楼。它地下 5 层，地上 40 层，是打进爱宕市的根据地。案发那天，最上层的咖啡馆正召开落成纪念招待会。

大厦顶上安放着一尊与首任社长等身大的大理石雕像，用报纸裹着的炸弹毫不起眼地放在石像的膝盖上，好像是谁忘记带走的饭盒。

炸弹用的是廉价化学炸药，经鉴定，其威力只能产生一些火花，但爆炸声却异常厉害，在爆炸的一瞬，轰隆隆如雷鸣一般震响方圆一公里，虽然还隔着混凝土天花板，但在炸弹底下欢声笑语的商工会会头等客人却吓得一只手举着酒杯半天不得动弹。他们整整过了一分钟才缓过神来，意识到自己身上皮毛未损后才陷入迟到的恐慌状态，争先恐后地涌到电梯门口。

爆炸预告啦，威胁、作案声明之类一个没有，但现场留下了像是罪犯署名的东西。

大理石雕像周围散落着二十多只死老鼠。那些老鼠的毛被剃得一根不剩，光溜溜的身上用油笔画上了无数只眼

睛。

爆炸属小规模，也无人受伤，警察见此，均认为本案不是单纯的恶作剧，并预感作案者决不会就此罢休。

茶屋比谁都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指示侦察员们要彻底查清公司背景。

“七星建设”一直在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承接大工程，爱宕市是其开设的第一个分公司。同行业人士估测：“七星建设”之所以设在日本中部地区，并首次进军仅次于名古屋的大城市爱宕市，是因为该公司蕴藏着将来把生意扩展到关东地区的宏伟规划。据说该公司不光在暗中推动着开发中央大道防波堤、乡镇道路住宅，以及预计下个世纪要动工的连接名古屋市和爱宕市高速公路工程的计划，而且还要同其他几个企业共同出资，兴建一个日本数一数二的主题公园，对此，爱宕市财界出现了欢迎“七星建设”进入的赞成派和拒绝进入的反对派。赞成派认为“七星建设”进入本市可以带活当地产业，而反对派则认为这是一种侵略，若放任不管，当地产业便会连根消亡。如今这两派正暗中较劲，争斗不断升级。

查明此事后，侦察总部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爆炸案是反对派的恐吓行为，其有力证据就是炸弹不以伤害人为目的，且选定在竣工典礼那天作案。

然而，也有少数人认为此案乃“七星建设”职工所为。

据他们讲，此案直接原因是楼顶的首任社长雕像，有些职工对头戴桂冠、右手高举烛台坐在椅子上的等身雕像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不但像个踞守王座的大王，而且将雕像放在楼顶俯视街市的位置，实有蔑视当地市民之嫌，不但构思迂腐过时，而且还会招惹当地百姓的反感。

建议用意大利最高级大理石雕像的是分公司经理，决定将雕像放在楼顶的仍是分公司经理，不过，就在将雕好的石像往楼上搬运那天，他却同职工之间发生了小摩擦。少数刑警提出，必须考虑到那炸弹不是针对公司，而是对社长雕像的直接攻击这一点。

虽然难说是什么大线索，但残留在现场的死老鼠却让人不解其由，所以，只要不解明这一疑团，就不能断然认定是反对派作案。也许分公司经理和职工之间有什么关于老鼠的纠葛或争吵，查清这点，或许能推动破案工作的进展，这样一想，茶屋决定先调查一下职工再说。然而，设列了四十多名调查对象，也没查出过去分公司经理和职工之间有什么关于老鼠的纠葛，更找不到嫌疑犯的人影。

炸弹是自制的，其材料净是些有钱随处可买的玩意儿。炸药原料为园艺用的化肥和汽车发动机油，再加上少许引爆用的黑色炸药。起爆装置也只是闹钟和电池，以及街头小店里销售的连接电缆，压根儿就没使用必须登记才能销售的特殊元件，就是花大力气找出制造厂家，也不可能查找到销售这种产品的小卖铺，更谈不上查出购买者了。

这就是案发 10 天以来的全部收获。

可到了第 11 天又发生了第二个案子。

案发地点距市中心 10 公里左右，是块与犯罪无缘的幽静住宅区，位于当地人们惯称“樱花林”的丘陵斜坡边上。

爆炸发生在掩映于樱木丛中的潇洒宅第之一——电视演员金城理词子的家中，那一带樱树成行，建筑洒脱。

金城理词子在电视综艺节目中辟有测算演员、歌手发展势头的栏目，其妖艳绝伦的容姿以及面对大牌明星也能

直言不讳的潇洒风格受到观众的青睐。

她奢侈的私生活也是名传遐迩的，据说她每晚都邀请演艺界人士和职业棒球运动员等来家里，召开糜烂放荡的酒会。案发当晚，她家中也有 20 多位客人，其中不仅有当地职业棒球队的走红选手，而且还有携酒吧小姐专程从东京驱车赶来的演艺人士和相扑健将等。

爆炸物装在糕点盒中，同其他客人带来的礼品一起放在了餐厅的桌子上。估计罪犯是混杂在客人中进入室内的，因受邀宾客大多是初次见面，而且有的已酩酊大醉，所以即使有人装成宾客混进来也不会引人注意。

同第一次爆炸案相同，没有直接受害者，但接踵而至的骚乱却使数人受伤。来客们生怕被新闻媒体曝光，都想立即逃离现场。听到爆炸声响的市民连忙向消防署报警，飞速而来的消防车与从住宅院中仓皇而逃的车子堵成一团。5 分钟后，警车也加入了堵车行列。现场附近挤满了黑色轿车、消防车和警车，谁也不能动弹。一个地方电视台的副台长将车子开上反道想逃脱，却与警车相撞酿成翻车事故。

为了防止一般车辆进入，警察封锁了这一带的交通。然而，这却进一步加重了堵车的混乱状态。稍顷，来看热闹的人成群结队，还有携带闪光灯和摄像机的电视台记者等也闻讯赶至。这当儿，想逃离现场的人强行开车往前挤，不是碰到了樱树上，就是同别的车撞在一起。现场周围一片悲叫怒号，喧嚣声不绝于耳。

虽然好歹没出人命，但这场横祸造成 11 人不同程度的负伤，几乎等同于一次台风灾害。如果罪犯是预先计算好才将炸弹放入金城理词子家中的，那可是冒最小风险获取最大收效了！

当茶屋他们轰散看热闹的人群和记者进入金城家中时，已近午夜时分了。

爆炸后的餐厅满地散落着破碎的葡萄酒瓶、酒杯和三明治碎片，连个下脚空都没有。从接到报警的那一瞬起，茶屋就猜疑是爆炸铁塔中心大厦的犯人所为，可如今在屋内到处寻找是否也留有老鼠，不知何故，愣是没有发现一只。

茶屋的神经仍然牵挂在这条线上。上次现场留下了死老鼠，但为何这次没留？难道那死老鼠不是署名，只不过是犯人单纯的心血来潮吗？抑或在铁塔中心大厦留下老鼠有其特殊缘由，而这次留下什么另类传言而代替老鼠？

难道有看漏的地方？茶屋又从地板瞥到天花板上依次察看一遍，仍没找到那类物品。

女主人因受震吓，说话颠三倒四，一头扎进卧室闭门不出。茶屋无所事事，只得在一旁观望鉴别和爆炸物处理班收拾散乱的碎片、拍照取证等。

鉴别结果当日便出来了——装在巧克力盒里的是约500克重的硝酸铵炸药，其中藏有用铁丝将闹钟和两节电池联在一起的启爆器。炸药成分与铁塔中心大厦使用的毫无二致。

第二起案件也几乎没有任何线索。本想调查一下爆炸前后的状况，可成功逃离现场的宾客都未留下姓名，第二天询问金城理词子，可她说，酒会刚开场就同一位客人情投意合，早早直接上了床，所以既没看到什么，也不知有谁来，更不愿道出来客的姓名。侦察员让她只说出同床共枕的人名时，她却闭上眼睛，说什么“事到如今，我也弄不清是谁！”摆出一副冰冷的面孔。茶屋在侦察联席会上听到此报告，不禁捧腹大笑。他笑够了，便命令部下一定

要将案发当天去金城家的人一个不剩地查找出来，并强调不论采取何种手段都没关系。

两周后，便查清了当晚全部客人的姓名。在茶屋工作的警察署，连日来不断有律师涌来，抗议警察的强行搜查，茶屋便同在棒球团体和演艺圈中有影响力的几位熟人联系，请求他们让律师不要干涉此事。他们受茶屋之托后，马上采取了行动。结果，律师再也没到警察署来。

不过，好不容易搞到手的目击证词均含混不清，缺乏要点，对排查将炸弹放在桌子上的人不起任何作用。

在调查金城理词子方面更是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仔细查清了理词子的经历、社交，特别是她同“七星建设”之间的关系，但却丝毫未发现二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破案没有什么像样的进展，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

尔后，又发一案，这连续爆炸案在第三起时，终于出现了死者。

遇难者名叫灰谷六郎，是爱宕市出生的国会议员，乃执政党某派的领袖人物，堪称政治家中的大人物。

此案发生在灰谷住院期间。

针对他正在推行的爱宕市海岸线建造计划，以当地居民为主的反对运动正如火如荼。灰谷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到该市，所到之处尽受游行队伍围攻，满耳听的都是反对建造的大合唱。在当地选区与支持者会谈时，他突然说肚子痛，便被送到爱宕市的市立医院住了院。

爱宕市三年前建了一所叫做爱会和医疗中心的私立大医院，从全国招徕了一些富有的患者，但患急症的灰谷并未到那里，而是被运到了规模较小的市立医院。这并无其他理由，只是因为那医院最近从症状推测，腹痛的原因为单纯的食物中毒，预计两三天后便可康复回东京。

然而，住院一个星期，灰谷的病况不但没见好转，而且一个劲恶化，甚至手指尖脚趾尖出现不明原因的坏疽，开始变为紫黑色。

医院里的医生一个接一个地来病室查访，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检查手段，结果弄清了异常的原因并非食物中毒等，而是叫做坏死性肌膜炎的日本罕见的怪症。

所谓坏死性肌膜炎，就是一种链球菌从内部侵蚀人体的感染症，病发时先出现手足末端坏疽，若不切除患部任其发展，细菌便会在体内繁殖，使通血的健康组织坏死。就是说，患上此病的人虽然活着，却慢慢腐烂下去。

院方决定立即将灰谷转到爱宕医疗中心去，匆忙办完转院手续后，又准备好了迁移用的救护车，当躺在推床上的灰谷刚被抬到门口的救护车上时，爆炸发生了。

救护车顶篷被掀掉，烈火直往上冒。救护车当即整体着火。当时现场正巧有百人以上的报道阵容，他们是得知资深议员突然住院，而且患了怪症中的怪症后，大举拥到医院，在门口接连等候多日的。

就在发生爆炸的一瞬间，他们本能地进行了拍摄。各电视台播出了临时新闻特别节目。燃烧的救护车、惊叫的医生和护士、被固定在担架上浑身是血的议员，其影像均被传送到了全国各地。

茶屋赶到时，现场周围如同战场一样混乱不堪，怀抱摄像机的人拼命叫喊着四处奔走；记者则不管张三李四，截下一位便将麦克风伸过去；在将头伸到窗外观望的住院患者中，有的竟幸灾乐祸，不知在高叫着什么。茶屋动员所有警官在医院病房周围拉上绳索，把报道阵容撵到了圈外。

救护车尾部对着病房大门。茶屋走近时，车内仍冒着

黑烟。

茶屋在观察车内之前，先审视了车子周围。这里飘散着塑料、橡胶燃烧后的浓烈臭味，茶屋无意识地扫了一眼周围地面，没有发现死老鼠。

现场勘查时，在车下发现了短铜线等金属片和用于起爆装置的灯珠灯碎片，并判明炸药中含有铝粉和铁末。铝粉和磁性氧化铁的混合物能发出足以溶化一般金属的高温。挂在救护车前车牌下方的炸弹，是由爆裂本身的破坏力引燃的燃烧炸弹，起爆装置也非定时装置，而是靠无线电遥控器操作的，与以前的爆炸案有所不同。现场亦未发现死老鼠。然而，茶屋却坚信这三起爆炸案是同一凶犯所为。由于一位大牌政治家丧命，以爱宕市为舞台的连续爆炸案一跃成了全国性新闻。电视、报纸大肆宣扬此案，甚至连前两次爆炸案也作了详细报道。新闻传媒的关注，市民们的怒诉，报纸那冷嘲热讽的社论，政治家有形无形的压力，如此等等，犹如雪崩一样向茶屋的侦察队伍袭来。

权力机构的中枢下令尽早破案，县警署本部长决定扩大侦察总部，投入了空前多的侦察人员。可是，茶屋却认为靠人海战术是不能打开局面的。他约请爱宕市的政界财界和熟谙电视业界内幕的人士面谈，四处探寻金城理词子、“七星建设”和灰谷六郎之间有无关联。为了非正式会见几位国会议员，他独自去了好几次东京，然而，谁也没说出显示二者关联的话来。

也许凶犯的目的仅是扰乱社会，戏弄警察——茶屋终于开始这样想了。

连续爆炸是凶犯某种意志的表现，当然，也应考虑同被害者之间存有某些联系，其理由是：被害中的二者均因开发计划等同居民或环境保护团体发生纠葛，以及在首案

现场留有死老鼠。不过，有死老鼠的案子只发生一次，尔后便踪影皆无。除去首发案件，余下的两案既无犯人署名之类，也无对被害者的威胁或政治犯罪声明。茶屋暗忖：这不正是爆炸犯一开始起就无索取要求的证据吗？

茶屋就这一可能性认真思考起来，然而，他马上意识到拙劣的推理只会把自己引入死胡同。因为犯人若为没有特定目的的愉快犯罪，侦察工作将更为困难。

他们在自己希望炸的时候爆炸自己希望炸的场所，谁也不能预测到下一个爆炸目标是哪里。倘若他们有金钱要求，犯人还有可能在交接地点露面，可他们什么要求都没有，根本不能指望有机会同犯人照面。茶屋认为能与犯人照面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警察走运，二是犯人傻昏了头。

犯人干得的确很利索，但是，从来就没有永远不失手的罪犯。茶屋总是想：不论是什么人，必然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就是此案的犯人，谁敢说下次不留下线索呢？

然而，问题是不能优哉游哉地等待下一案件的发生。犯人制造炸弹的技术，由定时装置发展到遥控操纵的起爆装置，由单纯的化学炸药发展到铝热剂炸药，每作案一次，都向高难度发展一步。还有，最初是在无人的大厦顶部的单纯爆炸，现在已发展成以杀伤人为目的的案件了。该犯明显自认为技术高超、头脑聪明，开始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下一次爆炸保准要超过以往规模，受害者也会更加扩大。

想到此，茶屋不觉坐卧不安，怒不可遏。茶屋需要运气。他想：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运气也好，只要它能降临到自己身边，即使仅仅一次。

在运气光临茶屋之前又发一案。此案距第三案仅隔两个星期，炸弹在人群中爆炸，夺走 4 条人命，使 8 人终身

致残，轻伤者达 30 多人。茶屋所担心的变成了现实。

炸药布置在法院里。

当时法院召开一个刑事案的公判会，法院前院聚集了 200 多人，其中有被告的支持团体、新闻媒体的采访人员和没有拿到旁听证的人们。他们正在等待判决结果。装有炸弹的纸袋放在了人群后边的法院正门旁边。

最初发现纸袋的是门卫。他觉得有些可疑，便走上前去取，结果发生了爆炸。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炸弹的威力，火药装在了两端密封的金属管中，又在里边填入 1000 多只直径 2 毫米左右的钢珠。在爆炸的瞬间，钢珠在半径 50 米的范围内四处飞散，打得混凝土和铁门碎末溅落，站在附近的门卫等 4 人骨肉开裂。门毁坏得不能再修复，只得报废。那 4 人当场死亡。

与以前三个案子相同，这次也既无爆炸预告，也无威胁宣言，仍没在现场留下犯人署名之类的物品。

茶屋向侦察员下达指示：要将在案发现场的一切人员的身份全部调查清楚。

放火犯纵火后大都滞留在现场附近。他们往往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观察警察的搜查工作和灭火行动，并为自己引发骚乱而沾沾自喜。这一心理，爆炸犯同样怀有。不仅如此，犯人还会为短期间内四次作案，警察却没找到任何头绪而趾高气扬。茶屋确信，假若犯人是与受害者毫无关联且无特殊目的的愉快犯，肯定会在现场亲眼核认炸弹威力，观赏猫着腰收集碎片的鉴定科和炸弹处理班的警察们。

法院爆炸一案，不仅拍下了人群中的各个面容，而且还摄下了停在距离现场 500 米之内的每辆车。人群的照

片立即送去解析，并与同样拍照下的前三案的照片做了比较。停在法院附近的车子，根据车牌号查出车主的身份，侦察员逐个进行了查访。

然而，没有发现在四起案发现场均出现的同一人物，车主也没能提供出可疑人物。

好像所有路都被封死了，真不知今后该从何处下手——茶屋感到仿佛进入了迷宫。

正是这时，幸运降临了。

带来运气的，是位叫做黑田雄高的男子。

黑田打来的电话中只说一句“发现啦！”茶屋便放下话筒，急不可耐地跳出房间。

3

黑田是县警察署的鉴定科长，在火灾现场鉴定和爆炸物分析方面，至今无人能超过他。因茶屋与他长年相处，故凡黑田在电话中只说一言两语者，均意味着他抓住了重大证据。茶屋飞车直奔县警署。

县警署大楼的地下空间几乎全被鉴定科占有，但爆炸物分析班子使用的办公室在最底层的地下三层。当然，这里没有一扇窗户，墙壁和地面皆为裸露的混凝土，与其说是办公室，倒不如说是座仓库。实际上，屋内堆满了金属或塑料制造的各种不明用途的物品，有的装在纸箱中，有的裸露在外面，有的摆放在地上。电子显微镜、色谱法气体分析仪等昂贵仪器与不值钱的杂物堆混在一起随意搁置，穿白大褂的鉴定员急忙穿梭于其间。

黑田背朝入口坐在房间最里面的桌子旁。茶屋走过去，从背后叫了一声。黑田正将横七竖八摊在桌子上的金属片逐个拿在手中仔细端详，听到喊声后，转过了脸。

“噢，你来啦！”

黑田嘴角叼着香烟，说道。

“发现什么啦？”

茶屋也不寒暄一句，直接问道。

“你还是这么性急呀！”